

漢書補注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補

絲必有端別者尋其端故為紀淮南秦族訓云繭之性為絲然非
得女工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禮器鄭注云紀者絲
縷之數有紀也此紀字本義引申之為凡事統紀之稱史記稱本
紀班書單用紀字皆每帝事實分別統紀之意顏說非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云監本刊此六字於第一行下非也今從古本提行顏注
紀理也云云即解此日後凡某紀某傳俱放此王念孫云宋景祐
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
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
在高紀某紀者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某紀者師古注惠紀云
其證先謙案宋乾道本亦無帝字上下字師古分卷加之亦非班
氏元書所有官本第一行首列前漢書卷一上六字二行低二
格列班顏銜名四行低一格列高帝紀第一上六字五行低三格
師古曰紀理也云云今案漢書上不當有前字汲古閣本大題在
下猶存古式茲刻一依汲古惟因補注增列銜名參同官本餘悉
仍舊以存其真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爲功

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字季索隱案漢書名邦

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案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

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

季所以季布猶稱姓先謙案今漢書無此文索隱所云殆漢紀之

誤惠棟後漢書補注云洪邁曰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

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他皆放此

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沛豐邑中陽里

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沛豐邑中陽里

人也應劭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

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

也補注劉敞曰予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吳仁傑曰

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望大抵書某縣某鄉或略之則曰某縣鮮

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隔人項羽下相人陳

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如

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南陽堵陽

河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

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

漢事紀錄然也春秋傳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

集小都鄉邑聚爲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枸邑左邑之類爲多今

地理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

名也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云劉氏遷於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

高祖興焉刊誤以沛豐邑中爲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
者誤也齊召南曰史家記事必用當時地名秦無沛郡沛縣屬泗
水郡若全記郡縣必云泗水沛矣時蕭何曹參王陵周勃樊噲夏
侯嬰周勃周苛周昌任敖皆同縣人而盧籍則同鄉同里故於蕭
曹等傳但曰沛人籍傳則曰豐人又曰與高祖同里也師古說是
先謙曰沛豐漢縣並屬沛郡沛在今徐州府沛縣東觀音縣對
豐縣今徐姓劉氏以爲姓補注吳仁傑曰索隱因生賜姓若舜
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卽遂以虞爲姓
云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案索隱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
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蒙龍析姓而二之則固
有別矣劉本陶唐後則劉氏非姓當云劉氏出自祁姓而此誤自太
史公敗之唯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爲得之然於高祖
紀書姓李氏豈仍史文之舊歟先謙曰顏約荀悅漢紀爲注沛縣
下云當戰國時劉氏徙於魏遷於沛之豐邑索隱曰媼文穎曰幽
並取之顏刪此則文義不全吳說近迂詳呂后紀媼州及漢中
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
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
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記
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
媼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卽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補注
先謙曰顏說是皇甫謐等說沈約宋書符瑞志司馬貞張守
節並引以注史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
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陂反

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大澤在豐縣北六里王先慎曰詩陳風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說文陂下云阪也阪下云一日澤障也是陂卽澤之隈障顏增文夢與神遇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成訓蓋未明陂字之義偶之義王鳴盛曰詩草蟲亦既覯止傳覯遇也鄭箋引易男女觀精此遇義同沈欽韓曰識緯之書大抵妖妄而後人公然以汗簡賾如熹平四年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成陽靈臺碑云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欲以神堯反爲侮聖班彪王命論云劉嫫任高祖而夢與神遇若堯與高祖先未有身而爲怪物所憑以汗族姓豈帝王應運之本乎釋典修行道地經云應來生者父母精合便入胞胎然則高祖是龍來受生耳先謙曰沈是時雷說允當正理所夢神卽龍也遇訓當如顏說錢王失之泥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父大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補注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傳交龍驤首奮翼文選作蛟龍蛟交同字山已而有娠應劭曰娠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爲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補注先謙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拙應劭曰準音日史託正作有身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補注沈欽韓曰齊語韋注顏眉目之閒沈彤釋骨云橫在髮際前者曰額

類亦曰額額之中曰額曰庭眉目間亦通曰類先謙曰注美須髯

準類權衡之類官本作類是也國策及通鑑音注引同

師古曰在頤曰須在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

者記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景德本類下有寬仁愛人補注先謙曰

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

愛人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喜施**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

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補注先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

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為

泗水亭長據後書郡國志云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

見固集是亭名泗水不名泗上也周壽昌曰北堂書鈔引風俗通

云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為亭長或謂亭父漢舊儀云亭長皆調五

兵言弩戟弓劍鎧也先謙曰史記正義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

亭長蓋今里長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

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

之處也讀如本音不必音定先謙曰東方朔傳怕者鬼

之廷也與敬徑韻但古音平仄通韻似不必意讀作定

好酒及色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

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媼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

也貰賒也李登呂忱竝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

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

亦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

爲正音乎補注錢大昭曰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

酌當作輩監本閩本皆誤如淳曰錢亦傳也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常

祖每酤畱飲酒讎數倍字先謙曰史記作見其上常有龍怪之與

此義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

微異負補注錢大昭曰券當从刀从力者古傍字責南監本閩本均

作負尋注文義負字爲是惟史記作責先謙曰官本責作負高

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

常作嘗先謙曰史記亦作常渭城扶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

風縣故咸陽在今西安府咸甯縣東縱觀秦皇帝天子出行放人

令觀觀音工喚反補注周壽昌曰顏訓縱爲放言高祖放觀無忌

解已明下忽云放人令觀誰放之誰令之乎爲此贅文轉失詔氣

觀讀如本音先謙曰史記觀下多一觀字正義引包愷云上音館

下音官先謙案多一觀字則縱觀上屬爲義今人宮觀之觀去聲

觀覽之觀平聲六朝唐人詩賦游觀達觀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

壯觀等字皆作去聲不可勝數非盡平音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

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長歎息顏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

訓似滯陽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

義甫作斧音義卽孟說也索隱引漢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相

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先謙案此如皇甫謐等造作名字未可爲

據軍父今曹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

州府軍縣送家沛也仇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

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敘禮進爲之帥也鄭氏曰主

本作賁又作賁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費又音才忍反

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

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古師

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補注何焯曰下卷詔書高祖

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諸大夫當謂此也

爲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乃給爲

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

耳給音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

徒在反欽韓曰此或已聞高祖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之名非爲萬錢驚起也

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臥反次下

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次下有如字二字考證云監本

脫如字二字從宋本添又監本於顏注本文蕭何曰劉季固多大

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也酒

闕文穎曰闕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闕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

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

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

言己所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生之女而嫁於貴人補注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

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王念孫曰朱說非也欲字本在

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滔于衍云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

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

字於與貴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

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

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竝已謂之元不得為諡也韋說失之補注劉歆曰于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諡未必然

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證者黃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輩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皆此類何焯曰西京人質無文長公主為元理況一代更無稱元者歸乎田成子豈非證耶韋說無妨勝服何若瑤曰高祖母證昭靈姊證宣又證昭哀元當是說元訓長魯長不成文當時已謂之元者追書之詞且百官公卿表帝姊妹曰長公主時惠帝未即位不得稱長公主高祖少弟楚王交亦諡元亦可謂最長乎先謙曰諸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說皆是服顏非也注白隱公羊作口隱此誤高祖嘗告歸之田服曰告音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譽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嗶響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孟注綴作紱索隱引師古告音古篤反今本無音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補注先謙曰有一老父過請飲紀作呂后因舖之人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槽是也以食食乞漿呂后因舖之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云舖當作必故反考證云監本脫朱祁一段今從宋本凡三劉刊誤宋祁朱祁文諸說別以一圈脫者俱補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

前漢一上

五

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召貴者乃此男也

師古曰言因有此男

故大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

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

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史記及論衡骨

相篇竝作皆似君如說為是蓋言相之大貴皆似君耳非謂呂后

之貌有類高祖也漢書凡以字皆作呂此獨作以以即似字說文

居象也呂用也隸書仏不成字故加人於左先謙曰荀紀作夫人

兒子蒙君之力也與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

頗說合義得兩存

補注周壽昌曰誠猶信

忘德

師古曰誠實也補注周壽昌曰誠猶信也若云信能如父言設辭也頗訓泥

及高祖貴遂不知老

父處

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

高祖為亭長乃召竹皮為冠令求盜

之薛治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

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

約省與眾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

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箨耳非竹筠也今人亦

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已古以字箨音託補注周

壽昌曰淮南子汜論訓造劉氏之貌冠高注高祖於新豐所作竹
皮冠也一日委貌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此冠殆仿周制而為之而
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三禮圖云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
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據此則高帝仍以楚制為
之名長冠似不必如高氏之稱委貌冠也初學記引此同先謙曰
後漢輿服志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纓為之制如板
以竹為裏初高祖徵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
之鵠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
尊敬之至也此下又有委貌冠制與竹皮冠不同時時冠之師古
明應高二說非薛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時時冠之師古
珍此冠休息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者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
之暇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者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
公乘以上不得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
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於驪山故郡國送
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徒多道亡自度比
也補注先謙曰驪山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徒多道亡自度比
至皆亡之音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邑之西其
亭在澤中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
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
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曰公等皆去
而去後即帝位朝哺尚食常具此二炙並酒二壺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

加也被酒者為酒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

所加被音皮義反又禮祭義是故道而不徑注徑步邪趨疾也如本音讀之亦通若

訓為小道則須增文成義頗說非令一人行前注劉敫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補行

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斬蛇補注沈欽韓曰三輔黃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

山中寓居窮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為天

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勝補注天下補注易星精為輔佐水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補注

昭襄王時子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

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

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

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晉書與服志惠帝時武庫火

燒之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蛇分為

兩道開補注史記作徑開行數里醉困臥補注先謙曰官本困作困因史

本亦作因據文義始曰破酒中曰醉末曰醉困臥情事後人來至

明有次第言醉後行數里而困故臥也困字較因為勝

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

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

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

當滅秦也補注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先謙曰故哭人史集解引亦有少昊金德也五字西下有戎字是此脫

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

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疑似篇梁北梨丘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梨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與此義同作答者非先謙

曰史記作答徐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覺師古

廣云一作苦謂寢寐而寤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補注王叔原曰晉書天文志天

當有王者若天子若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有城門隱隱

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

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也

氣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音一涉反補注

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先謙曰史記無當字索隱引廣雅云高

祖隱於芒碭山澤閒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閒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

音唐師古曰碭亦音若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碭當從

易先謙曰官本正文及注並作碭是芒沛郡縣今徐州府永城縣東北甫城集後漢郡改國也碭梁國縣今碭山縣南保山鎮碭山

在永城碭山二縣接界史記高祖下有即自疑亡匿五字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

呂后曰

補注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錢大昭曰閩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

季所居上常

有雲氣

補注王先慎曰史正義引顏云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

片后望雲氣而得之今本脫

故從往常得季

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

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

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連上不提行二年三年放此

先謙曰乾道本明汪文盛本俱不提行史集解引徐廣云高祖時年四十八

秋七月陳涉起斬

蘇林曰斬音撲

縣名屬沛國補注先謙曰斬沛郡縣今鳳陽府宿州南斬縣集

至陳

補注先謙曰陳淮陽縣今陳州府淮甯縣治

自立

爲楚王

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

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

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

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召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

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百人

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

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補注王念孫曰史集解引韋昭曰以為保郭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保者依

也傳曰二年左傳保於逆旅杜注訓保為依史記周本紀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與彭越相保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保女矣司馬彪注保附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云依

保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城上作上城引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考證云監本作射城上

非也先謙案史記荀紀皆作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

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補注先謙曰今猶即也史漢今字如

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補注先謙曰今猶即也史漢今字如

此類皆沛今其誅令擇可立立之已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不

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

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令置將不善補注

昭曰令南監本閩本及史記竝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

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

致曰能雖獸名安知非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

此獸有能故以名之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

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補注齊召南曰監本作父兄子弟非也

此及史記竝作父兄子弟故師古注云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

幼者子弟之此大事願吏擇可者補注錢大昭曰吏南監本閩本

推作願更相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後秦種族其

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

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高祖

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

尤於沛廷

兵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

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子曰割廬山發而水金從之出蚩尤受

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

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補注吳仁傑曰劭瓚之說

皆非也所祭蓋四星蚩尤之旗案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

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

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

祠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於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

事頗類此不然黃帝擒殺蚩尤者也既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

謂皇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

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蚩尤於此遂以冢傳會不足據

也況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星爲宜彼貪竊之

鬼烏得筮其間哉全祖望曰據管子則造兵者黃帝之臣而古言

蚩尤與黃帝戰是諸侯之不終者許慎據三朝記以爲造兵非蚩

尤乃黃帝賈公彥調劑其說以爲蚩尤與黃帝戰亦造兵之首故

漢高祭之夫黃帝使蚩尤造兵則蚩尤是黃帝賢臣如竊黃帝之

兵而與戰則不止於庶人之貪者豈可祭也杭世駿力詆吳說謂

高祖立蚩尤祠於長安宣帝則祠於壽良後漢詔馬嚴迴武庫祭

蚩尤不以爲貪鬼且壽良乃蚩尤之冢所在豈是星乎藝文志兵

家有蚩尤二篇則許吳之說俱不足信愚謂蚩尤爲黃帝造兵自

是作者之聖豈有倡亂之蚩尤又一人如古來作射之人名羿而有

窮之君亦以爲名後世所祭乃造兵之蚩尤非倡亂之蚩尤也且蚩尤豕在壽張見於皇覽而倡亂之蚩尤死於涿鹿誰爲遠道葬之壽張者亦可見蚩尤之有二也蚩尤造兵則以司兵之星名蚩尤高祖所祭自未必是星也先謙曰全說是割廬管子及史集解索隱引並作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事葛盧此誤而釁鼓應劭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卽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爲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爲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補注沈欽韓曰周禮太祝隋釁逆牲鄭云隋釁謂薦血也疏云賈氏云釁祭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祭器與薦血之義各別瓚云隋故爲祭祀薦血解之是釁廟塗鼓祭器與薦血之義各別瓚云隋故爲祭祀薦血釁祭非也釁呼者呼與饌同韻會解集韻或作呼易解彖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注坼呼也陸德明音義呼火訝切趙岐孟子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髣髴邑人注釁讀爲微疏云微爲飾治之義亦塗治其髣髴耳與應義同顏兩駁俱非先謙旗幟皆赤標也音式曰古卽則同字故注然則爲然卽下並同志反旗幟之屬幟卽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補注吳仁傑曰顏注以釁鼓句絕非是案封禪書祠蚩尤釁鼓旗幟字當屬上句讀之先謙曰吳說是也幟是總稱言幟皆亦可矣古書簡要不當有美文鼓旗並釁上屬爲宜後人習見旗幟字誤絕耳史集解索隱皆如顏讀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官本引蕭該音義幟音熾

補注朱子文曰於文爲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卻添四字
當口旗幟皆赤符姬所言赤帝子故也義白頌然何必更述斬蛇
一事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
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云蛇
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融讀明先謙
曰朱宋諸說少發明多謬誤載在官本者存之不復致辨於是少

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
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自立爲齊

王韓廣自立爲燕王魏咎自立爲魏王補注沈欽韓曰咎爲周市

史記月表謂咎在陳不得歸國十二月陳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

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

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

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補注

先謙曰後漢郡國志新豐東有戲亭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

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卽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

勝火者水秦文公殺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

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補注先謙曰文云秦謂十月為正月顏本以為說大謬詳見後春正月下

沛公攻胡陵曰注胡陵官本作胡陸是胡陵在今兗州府魚臺縣

東南六方與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本紀

十里與史記本紀不同者皆據月表也先謙曰方與還守豐秦泗川

在今魚臺縣北史記本紀此事亦在二年齊說誤

監平將兵陷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

水其實一也補注何焯曰地理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錢大

昭曰周勃傳亦作泗水先謙曰郡有定名無兩作者川水隸寫相

似而謬耳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

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走至

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治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

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

戚縣章懷云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

召南案此說足以正顏注之失先謙曰曹參傳攻轅戚及亢父又

云遷為戚公屬碭郡正義戚即轅戚也在今濟甯州嘉祥縣西南

即此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補注劉攽曰得

戚矣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王鳴盛曰

史記得下有泗川守壯四字則得者得其人殺之非名周壽昌曰
索隱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案此說或未然沛
公此時左司馬尚有孔聚陳賀唐厲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
證孔聚之年即秦崩元年從起兵以聚為首聚與沛公同入關
沛公還軍亢父補注先謙曰亢音人相抗荅父音甫屬任城郡

東平縣在今濟甯
沛公還軍亢父補注先謙曰亢音人相抗荅父音甫屬任城郡
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

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

今凌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

秦所滅轉徙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

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

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如文

氏之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則作即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呂齒為侯

守豐師古曰封為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

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補注

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補注先謙曰

先謙曰史記還上有病字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補注先謙曰

雍齒與豐子弟叛之問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畱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漢書敘入張耳云云文氣稍隔此改史記而失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補注宋祁曰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日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鄴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補注先謙在畱師古曰畱縣名補注先謙曰楚沛公往日官本注是作目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已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日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向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補注劉攽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周壽昌曰顏引書乃商書序語向應作商書下應有序字顏從其統稱耳先謙曰別將劉說是注他許猶他司馬古許所同字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補注先謙曰至碭東陽甯君是史記屠作尼屠相相沛郡縣在今宿州西北

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

師古曰蕭縣之西補注先謙曰蕭沛郡縣在今蕭縣西北

不利還收兵

聚畱二月攻碭三日拔之

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並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

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師古曰下邑縣名補注先謙曰下邑梁國縣在

今碭山縣東

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

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弟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補

注先謙曰弟官本作第名史記作也

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

襄城還

補注先謙曰襄城縣治縣今許州襄城縣治

項梁盡召別將

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

六月沛公如薛

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

與項梁其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

章邯破殺魏王咎

齊王田儋於臨濟

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補注先謙曰臨濟後漢縣屬樂安前漢陳畱平丘縣境在今大名府

長垣縣西南

七月大霖雨

師古曰雨三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

阿

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

沛公與項梁其救田榮大破

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

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

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

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

為妄矣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廣雅背北也

謂則北為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

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

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伊尹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

北之心反北即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

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稭康音背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

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為背取背而去之

甜龍庭越嶽北說文訓北為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

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其失也鑿矣發而師古乃云北

蚊龍不讀北之為背者特以北為入聲背背為去聲不可合而

師古不讀北古同聲故北為古背字而背卿二字並從北聲敗

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為古背字而背卿二字並從北聲敗北之

北亦取乖背之義故稭康韋昭相承讀而為背樂書訓北為敗

知其不讀為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耆台背與翼福為韻桑柔之

涼善背與極克力為韻昭之諧始竟背與式極慝識絳為韻背

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至城陽補注先謙曰城陽即濟

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至城陽補注先謙曰城陽即濟

在今曹州府攻屠其城軍濮陽東縣在今大名府開州南復與章

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瀄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

也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

項羽去攻定陶

補注先謙曰定陶濟陰縣在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

八月田榮立田儋子

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

補注先謙曰雍丘陳留縣今開

封府杞縣治

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

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

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初立趙高

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

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又云及二世案三川之守至則項

梁已擊殺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謂斬咸陽市是斯被譖因由

由死又在還攻外黃未下補注先謙曰外黃陳項梁再破秦

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

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嚴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繮繫於項繮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

紐而繞項也繮音獲繫音頤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

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

台都彭城鄭氏曰音駒怡師古曰駒音許于反補注先謙曰盱台

銅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

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

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

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

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

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

補注劉敞曰余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歷有閏何故皆

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博謂

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先謙曰劉注亦襲顏改月之說而謬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

之呂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

兵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

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

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

曰瓚說章邯已破項梁呂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

大破之歇保鉅鹿城補注先謙曰鉅鹿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秦將王離圍之趙數

請救懷王乃曰宋義為上將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軍字據下文項羽自立為上將軍則有軍字是也

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

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

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

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

晉灼曰憤激也

補注先謙曰

史記無勢字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

禍賊

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

作猾賊

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補注王念孫曰禍賊當從史記

威是也

或作禍猾字或作猾賊與慄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

馮煥詔

爵輕狡猾字作獨是近故猾誤為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

晉語

齒牙為猾史記晉世家猾字亦誤作禍禍與猾同

字皆

猾字之譌辨見史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祚笑

記先

謙曰史記慄作慄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祚笑

食者也

青州俗呼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

也師古曰

楚者總言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

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
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
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

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
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

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

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補注

輒輒不當分為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

二義後皆放此至陽城與杠里江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云陽

城史記作成陽索隱在濟陰召南案陽城係成陽轉寫之誤不獨

史記可證本書曹參傳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即此

事也先謙曰齊說是成陽與上碭下成武道里相接陽城則遠遠

矣韋昭云在潁川誤杠里非縣名索隱引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

是也方輿紀要攻秦軍壁破其二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秦軍夾

杠里在成陽西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

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

治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鯨布等

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縣名也補注遇剛武

先謙曰今歸德府夏邑縣治

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

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

姓唯議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侯自是一人固不

可改為陳武若曰陳武為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

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案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死楚懷王

以宋義為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為懷

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為陳武故謂武為楚將無據先謙曰史

集解引功臣表棘蒲云云屬孟說功臣表柴武云云屬瓊說與此

異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補注齊召南曰

衛無擇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詵當即此皇欣武滿史記作武

蒲蒲滿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錢大昭曰滿閩本作蒲與史記同先

謙曰乾道本作滿汪本攻秦軍破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敘彭越助

作蒲史記武蒲魏申徒攻秦軍破之攻昌邑師古曰建齊襄王子

先後異至合皇欣等軍後故齊王建孫田安也立四十四年為秦

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師古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補注先謙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補注先謙

陽縣在今兗州府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

鄉縣西北四十里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

文

曰聚邑名屬陳畱臣瓚曰陳畱傳在雍丘西南補注先謙曰郡國志雍丘有酈生祠高陽亭見水經睢水注引見陳畱雍丘下

酈食其爲里監門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何注在邑曰里一里

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案此則監門乃主啓閉監視者當亦有卒主灑埽監門非卒也史記秦二世曰監門之養不穀

於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補注先謙曰史記大度作大人長者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補注朱子文曰吾視沛

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師古曰長揖女子洗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

極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畱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得秦積粟四字陳畱郡也沛

公曰爲廣野君已其弟商爲將將陳畱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

封縣名屬滎陽補注齊召南曰注非也漢時開封縣屬河南郡其滎陽郡至晉始置洪亮吉曰顏前後注地理志武德四年徙開封屬汴州陽蓋據見在而言然攷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徙開封屬汴州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在貞觀中安得尙云開封屬滎陽乎依

漢志應云屬河南依見在應云屬汴州此注可謂前後失據
先謙曰攻圍趙賁也開封在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西與

秦將楊熊會戰白馬謙曰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補注先又戰曲

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繻遇音顯師古曰繻音三羽反

封府中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河南古曰西走也補注先謙曰滎陽

十七里二世使使斬之呂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四月

南攻潁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潁陽是也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夏累時趙別將司

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

改曰河陰補注先謙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墳曰

日在今孟津縣東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豹絕河津義同欲先定關中距卽使不得渡顏訓直渡謬從轅轅

當屬下為句先謙曰雒陽河南至陽城補注先謙曰陽城潁川縣

三十里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薊戰犇東音蟻犇音昌由反補

注錢大昭曰詩漢紀作呂爵先謙曰犂大破之補注王念孫曰大

南陽縣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字係後人所加景

記亦無史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音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

今南陽沛公引兵過宛注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補

而故師古詳釋之先謙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眾距

險師古曰依險阻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

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欲天

日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

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是事故曰

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

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補注王念孫曰今本史記遲作黎索

隱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

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鑑兵一十一卷黎遲聲相近故漢

城三帀耳黎亦作犂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城比及天明已圍

趙王犂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云犂猶比也今本犂下誦犂字趙

人犂之犂助犂趙王已死徐廣云犂猶比也今本犂下誦犂字趙

還也史記南越傳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犂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

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

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

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

明為欲天疾明文穎以為未明師古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

非是先謙曰文說遲未明也官本無明字是史記僂作更索隱引

楚漢春秋云上南攻宛匿旌旗人街枚馬束舌雞未鳴已圍宛城

三而匿與僂義同言更南陽守欲自到鄭氏曰劉音姑鼎其舍人

與情事不合蓋字誤南陽守欲自到反以刀割頸為到其舍人

陳恢曰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

後遂以為私屬官號恢音口同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私作司

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畱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

民自己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今

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補注劉攽

足下二字吳仁傑曰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故刊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隨之語簡意足疑漢書

但脫一之字耳先謙曰據劉吳所云本書隨下缺足下足下前則

二字而今本無闕文官本亦同乃仍載此注蓋未審耳

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為要

約許其降也

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

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補注朱子文曰陳恢

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畱守宛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畱守宛

方簡而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補注李府勢順

芸曰漢紀作千戶侯封恢千戶猶陳餘在南皮而環引兵西無不

三縣不必侯也漢紀侯字蓋衍補注下者至丹水補注先謙曰丹水宏農縣西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

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侯縣疑襄當為穰

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新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

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補注何焯曰案下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

於沛亦出武關之道則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所假封爵耳功臣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非

別一人可知全祖望曰陵聚眾定南陽本傳亦有之張蒼傳陵救蒼之死於南陽是安國侯即襄侯襄當作穰南陽地江夏則不相

接矣韓成之封以元年陵還攻胡陽補注先謙曰胡陽南陽縣地是時何妨自稱穰侯乎

理志作胡陽在今南陽府唐

縣南八里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章昭曰吳

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瀘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

縣也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反於吳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酈商傳則音歷不曉所以先謙曰析酈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西北酈南陽縣在內鄉縣東北持直郎皆取酈字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皆降所過毋得鹵掠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宋祁曰掠舊作力勾反刊誤案經典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釋文改勾為向先謙曰官本作勾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先謙曰史記有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已為雍王瑕丘申陽下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申陽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先謙曰宅處皆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稱申陽當八月沛公攻武關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依羽傳解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武關詳地理志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

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

之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

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

啗呂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他皆類此

補注錢大昭曰啗與囁同史記樂毅傳今趙囁秦以伐齊之利徐廣云囁進說之先謙曰史記敘用張良計說秦將襲破武關無破

嶢關事此班氏據他書增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鄭氏

曰黃音匿蘇林曰黃音廟師古曰蘇音是也上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敏求云嶢關卽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里黃

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沈欽韓云秦嶢關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隋大業元

年徙復舊所卽今關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

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五星

以十月爲歲首補注先謙曰官本倉作蒼是

聚于東井

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常有聖人以義

能遠日此十月

若用以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

東井蓋五星本

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

欲見漢德應天

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

午歲在鵠首七

月日在鵠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齊召南曰魏書

高允傳允語崔浩

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旦

在尾箕昏沒於

中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

推之於理浩初謂不然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

本不經心及更

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高允

此論足以發千

舌之蔽司馬溫公通鑑所以於十月之下從史記

直言沛公至霸

上不言五星聚井劉攽謂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

井高帝道以夏

十月入秦亦即崔浩前三月之說也周壽昌曰史

記高祖紀未書

此事天官書云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陳餘傳甘公曰漢

劉向上封事則

明云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陳餘傳甘公曰漢

王之入關五星

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案二世三年八

月沛公攻武關

入秦所稱引兵西秦民喜者正七月五星聚東井

之時故甘公亦

止言入關未云至霸上之高氏言史官欲神其事

班修漢史白不

得言入關顧棟高云武帝太初定曆改川夏正史官

因改前年獨漢

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正史官

東井致高允之

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也月初未交

中氣猶未離六

月經度日在鵠火與東井秦分鵠首猶是隔宮相

望金水二星附

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誤因後

來史官失於追

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經析木之次與鵠

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致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先謙曰謂秦冬十月為夏正七月亦即太初後改厯之七月也即云秦改時改月止能逆推改作七月不能順數改作正月與謂秦改冬十月為春正月並無關涉後人承用顏說遂致疑竇橫生不復加察所常釐正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聚井班氏誤書通鑑從史記削之是也沛公至霸上應劭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補注先謙曰滋官本作茲是與地理志京兆南陵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已組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下注合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已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以服組者天子敕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敕音弗補注沈欽韓曰楚策蔡聖侯不以國家為事于發受命乎先王繫以朱絲而見之自後獻俘皆如此五代史劉守光傳晉王至太原曳劉仁恭以組練獻於太廟是也師古說非先謙曰官本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其之左傳襄係作繫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信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枳並作軹索隱枳道亭在霸城觀東西四里補注先謙曰史記荀紀枳並東去霸水百步先謙案注成當作城諸將或言誅秦王補注先謙曰楚漢春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已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曰樊噲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已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

之不祥乃召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師古曰舍息也

於殿中休息也一日舍謂屋舍也

補注先謙曰止即息也

訓樊噲

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

可稱言其尤珍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

燈燈然則鱗甲皆動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

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絲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

數尺出筵後其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

紐繩則真樂皆作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銘曰璠璣之

樂玉管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

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皆明人

照之則見腸胃五藏歷然如破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

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以照宮人膽張還

心動者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還

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

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

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

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

乘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乘之

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補注何焯曰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改約

字爲讀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仍舊也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

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餘悉

抵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史集解李奇作李斐疑作賊非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堵堵也師古曰

集解引應說按按凡吾所已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

吾所已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約補注乃使

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秦民

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

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

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卽

新安補注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先謙曰史記使下亦有兵

字南本是正義引顏注火河之岸之作西是漢新安屬宏農母內穀城屬河南二縣接界唐併新安入穀城故云穀城卽新安母內

諸侯軍

補注錢大昭曰內讀若納

稍徵關中兵已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

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補注周壽昌曰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霸解先生

說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內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卽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案此卽張良傳

沛公所稱

遂至戲下

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案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

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於此誤衍此戲水名下文注戲旌麾也

王先慎曰宋說非也戲下謂戲水之下上云軍霸上與此云至戲下文相對此云至戲下與下兵罷戲

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

補注

先謙曰官本盡作書

欲已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補注劉

效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市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沛公居說全祖望曰然則呂不韋稱仲父何也劉偶未之思耳

沛公居

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不小

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

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

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旦也

是時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

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力不敵會羽

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繼補注錢大昭曰左尹官名

夜馳見張良

具告其竇欲與俱去毋特俱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爲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

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補注朱子文曰夜馳見張良曰臣爲韓良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

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

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秋乃成之時端極纖細

適足諗小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

師古曰籍謂爲簿籍

所已守關者備他盜

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

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已沛公言告羽

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

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人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

讀曰詎詎猶豈也補注沈欽韓曰服說乃古義也荀子修身篇渠

渠然注渠讀為達渠達古字通史記張儀傳蘇君在儀室渠能乎

楚策臣以爲王矩速忘矣是渠詎矩巨字通顏說謬也且人有大

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名補注先謙曰鴻門詳地理志京兆新豐下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政秦本戮作勁注同說文勁并力也戮殺也其義通別書湯誥聿

求元聖與之勁力左昭二十五年石經勁力壹心戰國策勁力同

憂高注勁力勉力也其字皆從力惟成十三年左傳有戮力同心

然本皆作勁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

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補注周壽昌曰不自意言非意

日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

不自意全語意與此同

隙言乖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已生此補注

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已生此錢大

昭曰生南監本開本皆作至王念孫曰生當爲至字之誤也史記

項羽紀高祖紀竝作至通鑑漢紀一同周壽昌曰宋景祐本乾道

本明注本俱作生羽因雷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目以諭之

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汝入已劍

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

者而獻無壽畢曰軍中無已為樂請已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

舞補注王念孫曰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

本脫之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三彌彌蟬蟬本御覽兵部七十三

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已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

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補注錢大昭曰方言譙讓也齊楚宋有頃

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雷獨騎與樊噲斬疆

滕公紀成步從閒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

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補注錢大昭曰滕公

使張良畱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曰聞將軍有意督

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督視也廣雅釋脫身

去閒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閒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

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

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

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

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已得專主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

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

如清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

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厯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常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

四月耳他皆類此補注王引之曰如說三時之月月當為首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歷一時矣而春夏秋三時更以

春正月為首故曰十月為歲首正月為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文義遂不可通金榜禮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

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之何得以為三正服虔云漢正月

也者上下文皆言項羽事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事在漢高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

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其
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
二月初麻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同太
元年正月麻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顏云以十月為正月為
十月為正月麻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顏云以十月為正月為
月號顏說本之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為歲首商以丑月
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
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麻
書謂之正以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為歲首究未嘗以四時之首
德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為歲首究未嘗以四時之首
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華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
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
春矣餘無所謂之春則不可以為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
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
皆稱十月無以爲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麻
用顓頊傳云麻記始於顓頊建寅之月顓頊麻之正月也大衍麻
引洪範傳云麻記始於顓頊建寅之月顓頊麻之正月也大衍麻
陳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觀書率爾雅月在
甲日畢正月為厥畢厥之月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七曜俱在營室
顓頊麻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觀書
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麻正月安
得不建寅乎麻請最重建元又安得於麻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

正月而以非厥元所起之亥月爲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
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
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案秦雖以建亥
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秦第四月矣而月
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
月證一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秦軍分爲三
軍武安君歸王齮將伐趙武安皮牟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
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
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證二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
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鄜山六國
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
旁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
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第三月爲正月明矣證三秦楚
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而端月索隱二
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
第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
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第
三月乎證四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
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春夏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
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
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證五此紀下文曰十一
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
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

十月乎證六文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證七文紀又云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離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離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證八文紀又云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和乎證九賈誼傳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闕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丁酉晦日有食之三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六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八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九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一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二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三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四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五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六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八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十九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一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二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三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四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五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六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八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二十九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一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二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三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四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五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六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八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三十九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一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二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三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四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五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六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八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四十九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一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二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三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四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五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六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八年三月晦日有食之五十九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六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六十年三月晦日有食之

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
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
月為正月則九月為十二月開月當為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
言後九月乎證十二月本書武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賣嬰有罪棄
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
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死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
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
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建丑之月為三月建辰之月為六
月為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厯猶未改也若當
月謂歲首十月為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為元封元年必不稱十
月矣證十四武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為歲首
以正月為歲首則詔當云以正月為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
謂歲首十月為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為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
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歲首
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為歲首也故武紀太初元年前歲首皆書
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
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為正
月建寅之月為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前歲首皆書
或云以四月為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為歲首而無以
別於建亥之正月乎證十五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
分關中為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
帝元年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
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為四月二月為五月三月為六月則是夏

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以云春乎證十六史記律書說十二律
始於十月律中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漢初依秦以十月
為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為首然但謂之十月
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秦族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為
正月建亥之月為十月矣證十七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為十月寅
月為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
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也觀蘇林案小顏云漢以十月為
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韋昭然則師
不言以十月為正月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
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
為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為後人追改不知
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為正月也當
時所用顓頊曆術惟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若以亥月為正月則顓
頊曆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為正月也顓頊曆術湮廢已久
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
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苦與太初何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
何以改為子長孟堅身為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
書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悉與太
初曆合辭見孟堅縱欲遵太初曆法亦安敢舉先帝詔書而改之
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
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師古注時以十月為歲首
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
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為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
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為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為建寅

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脩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為正月，而伸追改之說也。近世秦蕙田五禮通考金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先謙曰：張蒼傳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此紀云。令諸王通侯常以十月詳考諸書，並無改為正月之文。後漢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及百官賀正月云云。可證西漢未正曆以前，則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及百官賀正月。云云。可證西漢正月，續志又云：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十月，從朝賀歲首也。據此，東漢雖以正月朔，賀仍於高祖定秦之十月，從朝賀故事尤可證。二漢十月為正月之名，自開朔至中興前後，照合並無改。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之名，自開朔至中興前後，照合並無改。春和魏其冬盡，棄市尤確。然無疑，酷吏傳載王溫舒為河內太守，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煩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以為能，遷為中尉。據百官表：元狩四年，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在太初正曆前十有五年。溫舒謂十二月為冬月，不謂之春月也。亦其明證矣。師古彼注立春之後，不復行，則故云。然而於此昧昧何也？顏謂漢改十月為正月，亦將謂漢移立春節於十月乎？自宋至今，儒者惑焉，不加詳究，或更據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

時臘祠社稷以羊豕謂漢臘在春三月為改時改月之證案史記三字誤文郊祀志作春二月此以仲春及臘月祠社稷即漢舊儀所謂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非謂臘在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

其命補注先謙曰陽與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

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

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凌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無二月二字考證云句上監本衍二月二字從宋本刪去

王梁楚地九郡補注先謙曰九郡全祖望以為東海泗水會稽南

陽東海會稽陽都薛郡郭郡吳郡東郡楚郡薛郡錢大昕以為泗水東

水潁川郭郡鄭郡薛郡陽都東郡姚鼐以為泗水東海東陽會稽

陽郡陳郡東郡郭郡薛郡陽都東郡姚鼐以為泗水東海東陽會稽

令一語以為陳係郡名自是誤證劉數穎川郭郡鄭郡東海潁川

韓地此時韓王成尚在史表列於十八王羽不遣之國而疆域固

在成未殺以前潁川非羽有且亦非梁楚地也補注先謙曰

於秦三十六郡中實得泗水會稽陽都薛郡四郡而史稱九郡數又謂羽

分置郡名數之說俱未安所謂梁楚地九郡應以秦置郡名為定

全說得之未加剖析今更考其地楚郡一郡應以秦置郡名為定

薛郡三郡補注先謙曰東海郡四郡見志

也黔中郡五秦郡楚王侯及江南爲郡中郡見秦紀楚世家志
在黔中郡之文及不義幸後則長會稽郡六見志南郡志
沙自王陽史文及不義幸後則長會稽郡六見志南郡志
郡吳南陽郡七見志南郡志
亦南陽郡七見志南郡志
東郡梁楚故地較諸說爲得其實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

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補注先謙曰巴蜀漢中三郡皆秦置都南鄭師古曰卽今之

梁州南鄭縣補注先謙曰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

都廢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卽周時犬豕豔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上補注先謙曰槐里扶風縣在今西安府

興平縣東
南十里
司馬欣爲塞王
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
河華之固爲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

代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卽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補注先謙曰櫟陽馮翊縣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董翳爲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王更名爲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補注先謙曰高

奴上郡縣在今延安府膚施縣
東唐鄜州今鄜州治顏說非
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

補注先謙曰史記月表韓分爲河南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卽今之朝歌縣也補注先謙

曰月表魏分爲殷朝歌河內
縣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
當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
六者縣師古曰

名本古國皋陶之後補注先謙曰六六安縣在今六安懷王柱國

其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其敖其姓名都

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荊州江陵縣補注先謙曰江陵縣治番君吳芮為衡山王

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補注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

王補注先謙曰邾即今黃州府黃岡縣治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補注先謙曰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徙燕王韓

廣為遼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燕分為遼東都無燕將臧荼為燕

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溜曰音都薊補注先謙曰薊即幽州薊縣

在今順天府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都即墨案

大興縣西南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都即墨案

南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在今青州補注先謙曰臨

徙趙王歇為代王補注先謙曰月表分趙為代都代案代趙相張

耳為常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都襄國案趙國漢王怨羽之背約

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

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

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

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

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寶田灌韓傳補注顧炎武曰注引一

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

軍戲下耳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王先慎

曰史記作兵罷戲下項羽紀索隱云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

下洛下然也案上云羽入至戲西鴻門是則軍戲水下今諸侯各

受封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麾之下乎顏說非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

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補注王念孫曰訓楚子為楚人於義未

安子當為子字之誤也子即與字通與之與楚子為楚人於義未

杜南入蝕中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程大昌雍錄云以地望求

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谷在長安

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先謙案索

隱云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鍾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方與

紀要子午谷或曰即古蝕中先謙案秦紀武公縣杜漢為杜陵縣

此時但稱杜在今西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

安府咸甯縣東南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

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補注先因說漢王燒

謙曰褒中漢中縣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十里

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已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

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

曲其一巫山高云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

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同回臨水深望泣下沾衣遠道之

人心思歸謂之何此歌蓋將士所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

作曰淮水深者其家在淮上耳

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

場拜信為大將軍問曰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補注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齊召南

曰此段語史記但曰韓信與韓王信傳一字不易其上亦無拜大

將軍明文似此策本出於韓王信也漢書韓王信是遷也如清曰傳直用史記而高紀以為淮陰語自相矛盾矣

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

而用之可已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也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

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章邯為

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

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補注錢大昭曰軍下南監本固本俱有糧字先

謙曰官本五月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八月非漢王引兵從故道孟

有糧字此所謂及其鋒而用之也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補注先

曰縣名屬武都補注先謙曰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補注先

倉扶風縣在今鳳翔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

府寶雞縣東二十里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

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宋祁曰雍兵敗舊又大敗走

本作雍州兵敗先謙曰好時城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

廢三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三而遣諸將略地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

王大怒呂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殺田都案項羽田儋傳並云都走楚

月表亦云都降楚書殺誤也此班氏改正之

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

鉅野

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補注先謙曰鉅野山陽縣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

眾萬餘人無所

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

地

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

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

補注吳仁傑曰漢所為不即以前王地為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

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始書

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義為長先謙曰吳謂使王故地史無其事據史記月表置郡在九月本書異姓諸侯王表亦在八月則班書於二年乃統詞非事實

也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曰良從漢王

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

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曰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

彭越

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

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
孟說是音辭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是下有也字 遺羽書曰漢

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已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

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翕補注因王

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緄師

古曰說者或以爲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爲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

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緄

二字並音丑林反補注先謙曰郴桂陽縣今郴州治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

師古曰呂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

歇還趙歇立餘爲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已爲成信侯漢

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

補注先謙曰陝宏農縣今陝州治 鎮撫關外父老師古

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補注先謙曰月表在十一月使韓太尉韓信

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

使諸將略地拔隴西補注先謙曰時隴西屬雍國曰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

日繕補也補注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

繕治齊召南曰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與匈奴邊界處非秦時

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為塞者也蓋自諸侯叛秦匈奴復稍度河

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匈奴傳可證也河上郡後為馮翊前即塞王

國此時初得其地即復繕治障塞耳晉灼注以遠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

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囿音宥補注何焯曰既反暴政且益足關中食春正

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

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

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

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

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已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已為三

老鄉一人

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河南尹注循行二百三十脩循字易消隸釋北海相景君碑陰亦作循行蓋如孝廉茂才

本察舉人材之目而後遂

專名此脩行亦類彼也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已事相教復勿繇戍

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等

教化秦制也沈欽韓曰倉頡碑陰衙縣三老上官鳳衙鄉三老時勤此有縣三老鄉三老之證又有郡三老見後書王景父閭為之

已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

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漢東臨晉境本列國

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補注先謙曰臨晉馮翊縣今同州府大荔縣治

魏王豹降將兵從下

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

補注先謙曰脩武河內縣今衛輝府獲嘉縣治陳平亡

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

曰在河陰補注先謙曰平陰河南縣今河南府孟津縣東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補注錢大昭曰此與武五

子傳壺關三老茂皆縣三老也先謙曰史正義引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新城河南縣本志作新城續志作新城在

今河南府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

蘇林曰名者伐有罪

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

帝明

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

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

曰為

音人相為之為師古曰應說是也

師古曰殺讀曰弑諸

弑君

者其例皆同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己勇義不己力

李奇曰

我不能

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

下自定

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

為行仁

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為此東伐

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補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

之舉也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

如清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哀臨三日

師古曰眾哭曰臨音力禁反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

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

師古曰縞白素也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韋昭曰河南

南浮江漢曰下

音工老反

補注全祖望曰此文史記注不得其說顏氏略之胡三省以為一

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

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

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

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

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

下之軍水經注云高祖二年置長沙黔中郡是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都黔中則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江漢之地過此二郡共願從諸侯王漢名王敖守南郡漢兵尚未得至其境是足以補遺諸侯王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擊楚之殺義帝者

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

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已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

清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

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

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

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

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

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

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

前賢注釋並失指趣補注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

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吳仁傑曰諸侯歸漢者七申陽降卽

以其國為河南郡鄭昌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

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以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

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

相陳餘所遣兵是為五諸侯董效增曰顏氏牽引諸王以足五數

於義亦非謫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傳贊云遂將
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
王言也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王楚卽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
燕爲五諸侯劫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
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全祖望曰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
八月降塞翟二王置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雍亡後始置河上
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
翟未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置二郡者漢滅二
國定其疆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故
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與史記同且功臣表云棘
丘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敬市侯閭澤赤以河上
守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翟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
蓋五諸侯者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
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淮陰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
五諸侯也或謂時漢置河內郡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
也功臣表閭澤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尙有相則卽尙有國蓋殷已
降漢故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卽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
敘殷爲王事觀之知殷時尙未亡史漢二本紀及表並誤又曰五諸
侯當爲燕趙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令恐楚侵平齊而討之故助
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怨楚助漢也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劫史記
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苟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
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
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先謙曰董以五諸侯爲卽
天下兵古籍既無是義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翟常山

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說前後兩歧而臧荼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芮在軍並無確證據理考實前說為近劫有制持之義如項羽為上將軍諸將布皆屬而下文漢王數引東伐楚罪云擅劫諸侯兵入關意與此同注二月官本作三月是東伐楚到外黃補注先謙曰外黃陳留縣在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

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服虔曰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引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補注

先謙曰魯魯國縣今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

兗州府曲阜縣治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小縣在彭

城南補注沈欽韓曰通鑑作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為是一統志靈

壁城在宿州西北元和志靈壁故城在宿州符離縣東北九十里

晉書豫州刺史劉喬遣其子祐拒東海王越於蕭縣之靈壁楚漢

大戰當在蕭縣界不得與彭城相連矣先謙曰注小縣汪本作蕭

縣是官本考證云大戰臨本為大敗從宋本改正項羽傳羽從蕭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軍皆

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離水上敘次甚睢水上師古曰大破

明宜依史記彭城下加一及字則不累於詞睢水上睢音雖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圍漢王三市大風

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

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

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補注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日過沛使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

王二字況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逢孝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

反遇楚軍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諱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

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

者竝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

執羽常置軍中呂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

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

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將兵居下邑師古曰漢王往從之補

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

王念孫曰往字後人所加景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補注先謙曰虞梁國縣在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畱擊之得畱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補注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

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五月漢王屯滎

兵畔楚後當日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

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時官各從其父疇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

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

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

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

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

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

之索補注何焯曰史記書此戰在六月立太子下此為

得之先謙曰京河南縣解詳地理志在今滎陽縣東南

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

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補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請也親謂

母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師古曰斷其津濟以

也

六月漢王還櫟陽王

補注劉攽

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諸侯子

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矣先謙曰劉說是詳下卷

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

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置郡即在二年歲首蓋不待章邯自殺地已入漢紀敘於六月蓋因廢丘降總言之先

謙曰州誤當為地官本右作在引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

川已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關中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

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置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

滎陽謂廊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已魏

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上於謀士輩優禮稱之陳平傳稱平先生亦其證本書先生

或稱先或稱食其往豹不聽漢王已韓信為左丞相補注李廣芸生此類甚多

左丞相定魏齊右丞相侯爵商遷右丞相賜爵列侯後復以右丞相擊陳豨樊噲亦嘗遷左丞相皆係空名不居其職故公卿表不

載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

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

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

他同竝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何作河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

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

召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

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在斗二十度十

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補注蘇輿曰兩月再蝕與文三年同效觀

竝類月朔日蝕歷家以為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

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案

古時推步未精故有此異天道轉運古今一理案驗後來寔無此

事又唐以前不知定朔故日食或不在朔春秋時日食有在晦者

亦有先晦一日者差而前也有在朔之二日者差而後也周襄官

失置朔無準漢用平朔而史志所書有差而前無差而後者東漢

則前後並差唐以後有時差無日差元以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

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

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補注先謙曰成皋河南縣在今開封府汜水縣

西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

北日音女敎而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而作反是食其欲立六國後呂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

刻印將遣食其立之呂問張良良發八難補注錢大昭曰漢王輟

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幾

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

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呂閒疏楚君臣師古曰閒

次下反閒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補注王念孫曰漢下脫王字則

其音亦同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

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竝作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

請和割滎陽呂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

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

事急矣臣請誑楚可呂閒出師古曰閒出投閒隙私出若言閒行

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

通是私出也補注周昌曰開陳也乘陳而出顏注已足乃繁稱

多語復添私出二字文義轉隔兵交之際多術者勝此為私出豈

尚有公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補注王先慎曰史記

出者乎有被甲二字是也下

文楚因四面擊之正因其被甲疑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

軍士故擊之耳班氏剛之失其情矣

車黃屋左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綰為蓋裏蘇毛羽幢也在乘輿

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雄尾為之在左驂當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

上師古曰蠱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

呼萬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

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羽見

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

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

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補注

云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之興虞關父典陶正嗣滿為陳侯至元

孫濤塗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為大夫哀十四年頗作

司徒其末或適齊楚而袁生獨留陳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

項實從其策案今本左氏傳及石經皆作轅陸氏釋文本作袁穀

梁傳注言並作袁不從車旁唐宰相世系表袁生元孫餘幹入世孫良則良即袁生之後裔也

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

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

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

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閒也補注先謙曰葉南陽

縣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

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補注先謙

曰下邳東海縣在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

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

走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

呂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

漢也趙讀曰促補注先謙曰今即也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

此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如濤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

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補注朱子文曰傳注之

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濤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

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王門何乃迂解為

獨出意徒見費力耳何若瑤曰下乃云獨與滕公共車則跳不得

達訓獨出說文跳躍也躍迅也則跳是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王

疾走與燕王傳跳距合亦不必更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王

門張晏曰成皋北門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南對玉門北渡河

言南對知是北門史記徐廣注同或以為西門者誤

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補注先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

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李奇曰李慧類也是謂妖星所召除舊布新也師古曰李音漢王

步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步作布五行志云句餘乃入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

河南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亦云引兵臨河南軍小脩武欲復戰

饗軍小脩武南此文臨河南句鄉軍小脩武句軍小脩武欲復戰

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

卒二萬人騎數百

蘇林曰籍音已繩結物之籍師古曰音烏板反

渡白馬津

補注先謙曰白馬津

詳志東郡白馬下

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師古曰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破字先謙曰燕東郡縣在今衛輝府延津

縣東三十五里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九月羽

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

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挑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挑音他愿反燒音乃了反

勿令得東而

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師古曰從就也

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

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瀉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

鄆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鄆在鄆地汜釋者

父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補注
沈欽韓曰左傳有東汜水南汜水僖二十四年王處於汜注南汜
也三十年秦軍汜南杜注此東汜也東汜卽汜水縣
南汜許州襄城縣元和志襄王出居此因名襄城
士卒半渡漢

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

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

西三室山上補注先謙曰秦紀昭王四十二年城就敖倉食羽下

梁地十餘城間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補注先謙曰官本昧聞羽

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

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餉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補注何焯曰案

藝文類聚問當作潤周壽昌曰御覽六十九引本書項籍傳云沛

公與項籍臨廣武潤而語數籍十罪今亦作問不作潤西征記曰

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
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潤漢祖與項籍語處據
此作潤
爲勝
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吾始

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

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

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已

救趙還報

李奇曰前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

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

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

師古曰掘

而發之收取其財曰私自也掘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其作具是

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

李奇曰章邯等為王

罪六也皆王諸將

善地而徙逐故主

補注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王先慎曰宋說非也諸

將謂燕將臧荼齊將田都趙相張耳之屬下文云令臣下爭畔逆正指數人徙逐故主致起爭端若章邯等為王已數入六罪矣此

宋沿索隱之說而誤

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

地并王梁楚多自與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子

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

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

補注先謙曰已上其字以文義求之不當有蓋緣上其字

誤衍史記作殺已降無其字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

也吾曰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補注先謙曰案上文連稱羽此輕賤之詞不得忽稱公下文公則自謂也史記正作

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班氏涉筆誤改而荀紀通鑑從之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

坐未審耳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曰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

皋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

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瘵師古

曰瘵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補注宋祁曰欣自劉汜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補注全祖望曰

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補注全祖望曰

此田橫二字富因上牽連而衍田橫雖於項王有田榮之怨然是
 時則項王以橫故喪其大將並二十萬眾於齊橫仇漢不仇楚矣
 使橫果為漢苦楚則垓下之師漢亦必召之以壯聲援而事定亦
 不必亡入島中矣先謙曰全說是也史記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
 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通鑑亦云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
 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
 其後糧並不及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
 田橫是其證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
 集解引文穎云邊近也較顏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
 說為優通鑑注誤引為顏說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
 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

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于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

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梟騎

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漢王

下令師古曰令敕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

喚反斂音力磨反與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補注全祖望曰信蓋自淮北搗其國都當參觀灌嬰

傳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

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已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

補注錢大昭曰洪當為鴻注作鴻周壽昌曰文注引溝洫志而誤

讀故地勢水道多不可通志本從會字斷句於楚屬下文尤誤在

以官渡水為鴻溝漫無區別史索隱云為二渠一南經陽武為官

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明二渠為一南一東

宋史河渠志云禹於滎陽下分大河為陰溝至大梁浚儀縣西北

復分為二渠一經陽武縣中牟台下為官渡水其一為鴻溝荻若

渠語尤詳文混舉官渡鴻溝而一之後書郡國志鴻溝下劉昭

引文語作注顏復據以注鴻溝皆失於未考先謙曰官本洪作鴻

考證云監本注後有索隱引張華及北征記一段案此宋本所無

而監本自增者也凡索隱說已見史呂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

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

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七引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侯公匿不肯

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先謙曰官本作君羽

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章昭曰

分有二為大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大亦作太

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後書吳蓋陳臧列傳論云斯誠雄心向武之幾注訓幾爲會若今言幾會也鄭訓本易幾者動之微單訓微語意不合顏訓亦隔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漢書一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

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補注

劉敬曰子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爲句先謙曰前漢陽夏固始爲兩縣並屬淮陽國後漢併固始入陽夏故續志云陽夏有固

陵聚胡三省通鑑注引徐廣云固陵在陽夏也在今陳州府太康縣西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塹而守補注錢大昭曰塹南監本闕本皆作塹先謙曰官本作塹謂張良曰諸侯不

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

王啟原曰地理志周地下云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則分地是主盟域言當如師古此音扶問反也

此紀下言捐地以許兩人則當如三家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分知氏之比割地以與信越分當如字宜然也 君

王能與其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

呂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

睢陽呂北至穀城皆呂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呂東傳海與齊王信

師古曰傳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呂許兩人師古

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

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圖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今鳳陽府壽州治

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呂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眾屠破六縣師古曰

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補注先謙舉

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補注先謙曰城父沛郡縣

今潁州府亳州東南補注錢大昭曰闕本隨下有何隨劉賈皆會

字先謙曰史記作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案隨何無戰功不當列劉賈之上疑史何字

本衍文但謂殷布隨劉賈及信越等來會耳項籍傳周殷舉九江

兵隨劉賈迎黥布與此隨劉賈義同賈傳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

迎英布兵皆會垓下佐宇與隨義亦合皆其證隨下不當有何字

明矣閩本通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沒縣聚

因史記妄增先謙曰續志沒垓下聚高祖破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羽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破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日楚

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

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

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

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

走是呂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補注先謙曰

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

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

守故曰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補注先謙曰以魯

奪之史記有號字項羽傳亦云以魯公號皆其證本志東郡臨邑

下云莽曰穀城亭續志穀城下云春秋時小穀劉注有項羽冢先

謙案據莽名亭之義是穀城在前漢為臨邑屬地在今泰安府東

阿縣北水經濟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項王之冢半許毀壞石碣

尚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漢王為發葬補注先

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漢王為發葬謙曰官

本作哭臨而去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師古曰皆

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補注錢大昭曰四人射陽侯劉繆平諸民

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

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

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

下令曰楚地已定義

帝亡後欲存卹楚眾曰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

師古

曰更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

師古

改也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建城侯

常

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其曰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

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補注劉敞曰與讀曰歟助辭王念

孫曰文紀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注與發聲也如淳字叔始古同法

案如解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

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

意義亦不當讀為歟詳文紀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曰下

如諸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補注劉攽曰予案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

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

之番君是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以曰故

而言漢遂遵之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博物志云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死言王莽篡位慕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後書律麻志補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曰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大王陛下

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中與後遂沿之也大王陛下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補注錢大昭曰閔本升作外周壽昌曰高祖尚未即真故稱大王

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曰安萬民功盛德

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

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

之著於後世不宣

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

昧死再拜上皇帝

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

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

虛言亡實

之名非所取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取作守

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曰處之

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曰辟陋之地

師古曰辟讀曰僻

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

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曰道之

補注先謙曰言非稱願所

能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曰幸天下

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僚倖也師古曰倖者吉

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

漢王曰諸侯王幸曰為便於天下之

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

師古曰綰盧綰也

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

孟康曰稷嗣邑名

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

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

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補注先謙曰濟水注荷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汜水汜水西分濟濟東北逕濟陰郡南

爾雅曰濟別為澨呂忱曰水決復入為池廣異名也池水又東合於荷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陽汜水之名於

是乎尊王后曰皇后補注周壽昌曰通鑑尊作更西漢年紀從之

在矣案此臣下共尊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

不妨天子獨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

若樹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

百蠻也若今言已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已為王項羽侵奪之地

謂之番君師古曰番其已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

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

其地非鬱林也補注劉敞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先謙曰豫章屬

英布見布傳劉說是也象郡桂林南海屬趙佗虛封芮下文所謂南方三郡也桂林秦郡元鼎六年入漢為鬱林郡又分蒼梧合浦

二郡南粵傳可據顏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

以為非鬱林蓋誤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諸侯伐秦亡諸

其社稷不得血食補注先謙曰亡諸詳閩粵傳諸侯伐秦亡諸

身帥閩中兵已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緒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

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補注錢大昕曰古人讀文如民禹貢岷山史記夏紀作汶山後漢有汶山郡亦因岷山得名

項羽廢而弗立今已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

陽補注王啟原曰定陶為濟陰郡治續志濟陰郡雒陽東八百里帝即位定陶於洛陽為東也夏五月兵皆罷

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諸侯子謂諸

侯國人若楚子之類先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謙曰諸侯子解見下其歸者復之六歲師古曰保守也安歲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

難也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

已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補注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王念

孫曰辨讀為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眾民也王莽傳辨社諸侯孟康注辨布也師古注辨讀曰班又云非五威將帥所

班蕭該云班舊作辨韋昭云辨布也音班皆其證補注其說非也班或為班元年禁人男故以辨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民已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補注何焯曰據此則不獨以罪沒身始為官奴婢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

不周其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

來遠矣

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木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補注劉

頒曰子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

耳先謙曰此錄軍功吏卒皆與有罪會赦亦得賜爵詳文義如說

是劉說非也

故大夫曰上賜爵各一級

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

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

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方

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

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補注錢大昭曰賈誼傳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云長爵高爵也

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

補注劉敞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周壽昌曰案此承宋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

諸侯子楚與各諸侯支屬之從軍者非泛言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觀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

皆集櫟陽為衛若盡為諸侯國人當數十萬眾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功臣表樊侯蔡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云本六國時韓家

之諸子也後更姓蔡此足為諸侯子楚子之一証先謙曰周說亦通然不必泥楚人曰楚子諸侯人曰諸侯子猶今漢人曰漢子同

人曰番子耳

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

與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

天子久立補注先謙曰謂早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說及陳請

謙曰官本注甚亡謂也師古曰亡謂者失異日秦民爵公大夫呂

上令丞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

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

補注先謙曰何取輕且法已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

謙曰法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補注先

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

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

廉問有不如吾詔者呂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規其音

帝置酒雒陽南宮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

已有南北宮沈欽韓云更始自洛陽而西馬奔觸北宮鐵柱上曰

門光武幸南宮劫非殿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徹侯蓋宋人同改史記作列侯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皆言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其情吾所已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已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

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

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

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補

注錢大昭曰漢紀無高起二字張孟說皆不了當是衍文周壽昌

曰漢帝年紀一書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高祖功臣表無都

武侯起其人惟南鄭侯起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

高帝時尙未侯也又云魏相那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

起考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

引高皇所述書有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

子太傅臣通等議而無臣起蓋奏事所輯不止一條孟注或有據

張云詔使高官者起語爲不經也先謙曰此條所當闕疑那吉下

脫奏字官本有陳浩云監本魏相那吉奏下衍事字蓋涉陛下嫚

於下文奏事而誤也今從宋本刪之那吉依本書當作兩陛下嫚

而侮人也師古曰嫚易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

下者因呂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呂失天下也上

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決

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補注宋祁

戰必取勝攻必取捷先謙曰史記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師古曰傑言此吾所呂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呂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此

記有其字漢紀通鑑依本書刪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

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

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加

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

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

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召王禮葬焉戍卒更敬求見說上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召

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

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是日車駕入都關中是也櫟陽故

安俱是關中是日但決計入關營造長安宮殿實則仍居櫟陽故至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也周壽昌曰荀紀云於是上即

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加治櫟陽宮四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

字則七年本紀自櫟陽徙都長安語有誤拜婁敬為奉春君曰春

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

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王臧荼反補注何焯曰茶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最

紀在八月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召為燕王荆

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

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

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立呂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補注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周壽

昌曰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噲傳噲擊陳豨以將軍遷為

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綰表均未載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

時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噲先稱之皆虛封也鄼商傳遷右

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黥布傳寬傳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豨商

寬並未為相亦未列表韓信傳使為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先

謙曰史記云滅荼反攻下代地本書刪之則平代為無因通鑑考

異至云時代地無反者疑噲平代為誤固是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溫公偶有不照亦本書誤刪有以致之也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利幾者項羽將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風俗通利姓也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

羽敗利幾

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蘇林曰都以而

利幾恐反

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

長樂宮

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程大昌雜錄云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回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

城補注王啟原曰秦始皇三十二年壞城郭故縣邑皆無城至是

復令城之也漢時皇后公主食邑雖曰邑而縣又自有邑如高帝

沛豐邑人此縣邑則非后公主食邑之邑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

上文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疑邑即指此人

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

本字又音莫風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

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

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實之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曰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

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

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補注先謙曰史記執信下云是日大赦天下通鑑作因赦天下

田肯賀上曰

補注王鳴盛曰田肯史記同索隱云漢紀及漢書作育劉瓛云相傳作肯也案郭忠恕佩觿云漢書田肯肯本作育故誤為育耳沈欽韓曰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本皆作育字沛國劉臻荅梁元帝曰臣家藏舊本以雖黃改育字為肯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注多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十一字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佗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注之下縣字官

本作懸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是此誤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

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
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
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
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言河山之阻
千里而遙非與諸侯縣隔也猶張良云關中沃野千里耳史索隱
引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
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先謙案王
故原云墨子經說倍為二也論語二吾猶不足言倍於微處說是

地勢便利其已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盛水

如也居高屋之上而傾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響蘇林曰
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補注沈欽韓曰管
子度地篇云瓴三尺有十分之三三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案瓴
瓴甃也詩傳璧令適也屋檐寫水者或以板為之如說誤先謙曰
注響官本作塞史集解引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近海財用之

所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東水東北

出黃河故曰濁河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

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何焯云孟津不在齊

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原郡有鬲縣平當以為鬲津

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

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

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
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
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
之二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
日案文考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萬
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萬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
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補
注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
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人又余以
為若蘇說已明頗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萬二萬人當百萬人
侯百萬也先謙曰史索隱云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
又引虞喜云齊得十二萬二萬人當百萬人當百萬人又余以
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地形勝亦倍於他此東西
國當二十萬人先謙案千里之外索隱說是十二處說是此東西
秦也補注劉攽曰案文多西字吳仁傑曰漢紀作此亦東秦與刊
案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
莫可使王齊者矣熟復之語意脈血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
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
西秦先謙曰吳說是胡三省云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荀劉刪
西字由讀上文百二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
十二之語未賅耳

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補注齊召南曰此文追敘也據功臣表曹參等以十二月

甲申封而淮陰侯之封直至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

四月則知此文為追敘矣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補注先

信徙王楚其復曰為諸侯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

寬惠脩絜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曰故東陽郡

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

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

古曰鄆音章補注劉放曰案地理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後漢順

帝時始分會稽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齊召南曰放所疑是也但

淮嬰傳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又功臣表博

陽侯周聚布反定吳郡豈項氏嘗分會稽為吳及漢定天下復合

為一郡乎放并疑鄆非秦郡非也漢之丹陽即秦之鄆郡也何焯

曰文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

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郡郡義同先謙曰注兩楊字官本並作

陽東陽鄆吳並楚漢間所置郡東陽兼有廣陵國臨淮郡地晉志

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故臨淮有東陽縣而廣陵國下亦云屬

荆也下邳屬東海秦為郊郡地文說非丹楊郡下云故鄆郡不

云秦鄆郡自續志以下皆誤為秦郡齊說亦非餘詳地理志

不

陽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

魯國是也郟郡

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郛音談補注劉攽曰郛非秦郡錢大昕曰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紀有碭郡而傳無之攽地志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為梁國梁為彭越所封楚元不能得之當從傳為是先謙曰史記云分韓信地為二國也地理志魯國下云故秦薛郡東海郡治郛陳勝傳秦王子曰雲中鴈門代郡嘉等圍東海守於郛是也楚漢間稱郛郡

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呂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

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補注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為臨淄膠

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錢大昕曰秦

三十六郡無東陽郡吳郡及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之名

蓋楚漢之際諸侯分王其地各自立郡非秦之舊膠東濟北項羽

所立國名與齊號為三齊臨淄即齊郡博陽即濟北王都也曹參

傳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益田榮並三齊之後以

濟北為郡師古以為史追書之者非也英布傳九江廬江衡山豫

章郡皆屬焉秦時止有九江郡其餘皆楚漢之際所置謂三十六

之外皆非郡者真契舟求劍之見也先謙曰月表項羽分三齊更

名齊為臨淄然宅處皆稱齊不稱臨淄也膠東濟北二國羽所立

而田榮併之博陽濟北王都蓋榮併三齊仍名齊國臨淄膠東濟

北博陽皆為郡而膠西城呂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

都晉陽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治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補注周

壽昌曰

荀紀作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本書張良傳同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二十八人三之二是二之誤先謙曰通鑑亦作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

此積畫傳寫之誤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

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補見諸將往往耦語曰問張良良曰陞

注先謙曰官本下復作復是下與此屬其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

生仇怨今軍吏計功曰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

呂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呂示羣臣三月上

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罷酒羣臣皆喜曰

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

公曰補注沈欽韓曰據此則太公有湯沐邑故置家令漢太子公

主並有家令列侯有家丞唐六典家丞凡莊宅田園必審其頃畝分其疆界置於籍書若租稅隨其良瘠而天亡二日土亡二

為收斂之數以時入之知家令丞掌食邑也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爲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

注沈欽韓曰史記鄒衍如燕昭王雖彗先驅管子弟子迎門卻行

職振雅掃席此謂拂席施敬也先謙曰官本注今作令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曰我亂天

行也音巨略反

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

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

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

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

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

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

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

始皇追尊莊襄爲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

大於帝何焯云皇帝本兼採三皇五帝義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顏

說蓋據定陶恭皇帝孝德皇諸號以後事臆斷周壽昌云古身爲天

子父為匹夫惟舜之替賤未聞尊號莊襄為太秋九月匈奴圍韓上皇是死後追尊事係創行因家令一言發之馬邑鴈門縣信以太原郡為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補注先謙曰馬邑鴈門縣信以太原郡為

時屬韓國胡三省云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也今朔平府朔州治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反補注先謙曰銅鞮上黨

縣在今沁斬其將補注先謙曰王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臣王

州西南師古曰姓曼臣名臣也曼臣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

黃萬補注朱子文曰攻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

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卻云收信散兵信亡走云

下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

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

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

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

去一與字紀傳皆分明沈欽韓曰廣韻臣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

齊有曼臣不擇別有魏母臣儉非一姓也先謙曰史記作白土曼

臣王黃等立趙利為王通鑑白土下加人字此及信傳與字並

係誤衍朱其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六師古曰故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

說是也其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

縣在今代州崞縣東北

時御史成諫帝不聽見主父偃傳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

至平城補注先謙曰平城鴈門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東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

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間其一角得突出鄭

氏曰以計鄢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

意測之事當然耳使樊噲畱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

非紀傳所說也耳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奔國自歸雒陽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在八年表又誤在九年赦

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補注朱一新曰如意為代王本傳及諸侯王表皆不書蓋以其

年幼未之國也春令郎中有罪耐弓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髮

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

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滔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

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煩旁毛

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彤為

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補注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

云多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

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彤無兩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

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髡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則顏謬意而誤說文明矣

焯曰大亂之後戶口減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回二十八里

元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倉司馬亦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

注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注錢大昭曰注立闕本作治沈欽韓曰案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

公車司馬門王莽曰王路四門顏謂公車司馬惟在北闕非也先謙曰大官本作太史記同集解引關中記未央東有蒼龍闕北有

元武闕正義引顏注故作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立未央宮立字不當作治

苦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何何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

方未定故可因已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子已四海為家非令壯

麗亡已重威補注先謙曰令字為贅文史記荀且亡令後世有已

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宮已序九族補注

錢大

昭曰宮當作官宗正本秦官是時始置先謙曰官本宮作官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韓

本書上下文俱書韓王信明此脫王字先謙曰東垣真定縣後改名真定在今正定府正定縣南還過趙趙相貫

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

補注先謙曰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西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

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椁服虔曰椁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槨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棺傳歸

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槨槨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金布者令篇者若今言倉庫令也補注

先謙曰注令篇者者當為名官本不誤祠呂少牢長吏視葬補注先謙曰長吏謂丞尉也十二月

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

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者是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爵非公乘已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絺紵劉操兵乘騎馬

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絺文縞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劉纖

毛若今駝及罷饒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

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紵音佇劉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補注錢

大昭曰劉當作綢說文劉魚網綢西胡毳布也先謙曰秋八月吏

通鑑胡注錦織文也繡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穀縞抄也

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白雉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

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

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子外

儲右云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卮是注器有當

者也古解觥皆三升酒器應說受四升誤觥卮音義各別補云卮

作觥未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道酒而獻曰始大人常曰臣老賴應

之前問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

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獪音工外反補注

周壽昌曰亡賴無所持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不能治產業不

張釋之傳尉亡賴張晏注杜無可恃也應說是

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師古曰就成也殿上羣

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十二

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

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補注劉攽曰子謂逮者其人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

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加力也

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

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

產爲三族張說爲是如說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如張說錢大昭曰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也

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不禁嫁女娶妻惟尚書歐陽家以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實非也釋親

父之親爲宗族母之親爲母黨妻之親爲妻黨是族與黨秩然有辨若合異姓爲族則名不正矣如失之張亦未爲得也

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爲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頭也音其炎反

從王就獄

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呂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

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

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補注劉攽曰子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吳仁傑曰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古凶事尚右兵者凶器尚右蓋以凶禮處之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貴左兵車貴右也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尚左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諸侯王表作左官律顏注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仕諸侯為左官案士薦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全祖望曰仲虺為湯左相伊尹以右相先之慶封為齊左相崔杼以右相先之不必軍禮也軍禮止楚人尚左故王在左廣中而魯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則似魯又尚左此皆難強為之說大抵位次之間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向右者多補注先謙曰官本食作餽

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食作餽五行志既在張十三度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

月太上皇后崩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

繫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
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
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嬪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
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入字也又漢儀注先嬪已葬陳留小黃師古
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爲
煩穢不足采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五月太上皇崩於櫟陽宮七月
葬太上皇於萬年考異云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
時本尙未謫謬故也今從之錢大昭云案盧綰傳云十年秋太上
皇崩史記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晉說是也荀紀雖較漢書明晰
然以盧綰傳史記證之晉灼說爲優周壽昌云趙翼取李說引史
記項羽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陸機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嫗來歸又
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陸機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嫗來歸又
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顏注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豈爲其後母
也然案吳王傳朝錯上言稱高祖庶弟元王卽異母豈爲其後母
乎至羽紀所云父母妻子不過家屬泛詞連稱及之陸頌則文人
沿說尤非事實案高帝紀六年詔尊太公爲太上皇未及太上皇
后若有之詔不應闕若未尊號史不應書況書崩不書葬無此體
例班氏明有一誤又晉注宋景祐乾道本明汪本同或改長作無
案呂覽觀世篇亂世之所以長也注長多也直亮切音仗不當改
作無先謙案官本注作無此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入字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
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
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補注沈欽韓曰韋元成傳云太上皇

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等各有寢園後書虞延傳光武東巡過小

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則高祖母不同葬萬年明矣黃圖云

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

者昭靈后不足據也陽縣界故特赦之補

注先謙曰官本已作已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補

引宋祁曰已當作以

何焯曰失禮之始至韋元成貢禹始覺其非先謙曰官本有蔡邕

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

之諸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上曰豨嘗為

三十字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已相國守代

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為

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

之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上自東至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

補注先謙曰官本赦作舍上自東至邯鄲趙國縣在今廣平

府邯鄲縣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補注宋祁曰而舊本

西南十里補注宋祁曰而舊本

為而然據漳補注宋祁曰而舊本

水不在北也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補注

昭曰地理志常山郡縣止十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

八蓋後又改隸或分析耳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

也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

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深汗也豎子

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呂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

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

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檄召也其有急事有吾呂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

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

何愛四千戶不曰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

燕將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補注先謙曰樂毅傳集解引徐廣號華云在北新城正義信都有樂鄉縣

成君問稀將皆故賈人補注先謙曰史記問作聞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

如之何也補注劉攽曰與猶待也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

之術也稀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字王念孫曰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

所以敵之矣駟駟字下將舍嬰曰襄二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

而出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諸方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秦策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之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驃與彼下驃燕世家龐媛易與耳白起傳廉頗易與淮陰侯乃

多曰金購稀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補注稀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稀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補注先謙曰敞稀

所斬見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補注先

縣東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補

東昌府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

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補注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

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補注稀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城降令出罵者斬之

改其寬仁大度本書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

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

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參合代郡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

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補注先謙曰有之謂以代為屬地前如意為代王張敖為趙王各自為國

赦廢後徙如意王趙遂兼有代地而令陳稀以代相國監趙代邊及稀反周昌相如意之國常山出二十城趙不能兼顧故仍分趙

代為二遠數有胡寇難已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

國也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補注先謙曰韓王信反破後太原已復為郡今頗取以益代故紀稱太原三十一縣而

志止縣二代之雲中已西為雲中郡補注先謙曰雲中已有郡前

十一也皆復為郡故代之雲中已西為雲中郡補注先謙曰雲中已有郡前

代受寇益少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

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

已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

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吏或

多賦已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

苦令諸侯王通侯常已十月朝獻補注沈欽韓曰褚少孫梁世家補云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

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踐腹賜注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畱

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及郡各已其口

數率師古曰率計也補注劉敞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王念孫曰

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人歲六十

三錢呂給獻費補注沈欽韓曰案此於一算又曰蓋聞王者莫高

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

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

曰奚何也今吾已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已為一家欲其長久世

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

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

相事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沈欽韓曰是

時未有尚書則凡詔令御史起草付外施行御史大夫為長故徑下相國也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霍去病請立皇子為王相國鄒

備載其品式與此正同先謙曰昌字常是誤文何說無據

侯下諸侯王

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鄧音贊師古曰瓚說

志南陽鄧縣云侯國沛鄧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鄧者本是春秋

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鄧城城西見

有鄧何廟彼土又有築水築水之陽古曰築陽縣與鄧側近連接

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鄧侯小子延

為築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鄧侯是知何封鄧國兼得築陽此

明驗也但鄧字別有鄧音是以沛之鄧縣史記漢書皆作鄧字明

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

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鄧曰贊治

然則沛鄧亦有贊音鄧鄧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

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

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補注錢站曰地理志南陽沛

二郡並有鄧縣以說文考之南陽縣作鄧沛縣作鄧實不同也何

封在沛故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

於鄧應劭謂其字音嵯故與何為韻也其作泗水亭碑亦然惟臣

瓚據茂陵書以為何封在南陽不知封南陽鄧者乃何曾孫慶非

何也水經注沛水下亦謂何封在南陽蓋又因臣瓚而誤沈欽韓

曰時諸侯王國皆自置二千石非漢官故直使諸侯王御史中執

知之先謙曰注鄧當作鄧鄧音喜在魯地非沛之鄧也御史中執

法下郡守法晉灼曰中執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

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補注吳仁傑曰文選王融

曲水詩序李注引漢書作懿稱錢大昕曰懿稱美稱也與明德對

文則懿義為長古文懿與意通書金滕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
懿猶噫也詩大雅抑篇國語懿戒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
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是懿抑意噫四文
可通用也小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遣詣相國府

補注沈欽韓曰古文苑黃仲舒詣公孫宏記室書云願君侯大開
蕭相國求賢之路廉選舉之門則此詔實蕭相贊成之選賢授能
相國事也故進士皆詣相國公孫宏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薛
宣語朱雲且畱東閣以觀四方奇士後此上計秀孝皆集丞相府

東京猶集司徒
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補注劉敞曰義讀

府皆其故事
傑曰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書行議年日夕於中甸
李注引此詔文為釋亦作議刊誤讀作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

儀擬也詔云年老癯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癯病不害其為可用
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融所云殆據別本之文先謙曰署

署書也此與今親供正同署行若云本身並無違礙過犯署儀若
云身中面白有無鬚署年若干歲也蘇說當而失之簡劉讀是其

年二字蓋衍吳訓
有而弗言覺免
補注先謙曰
年老癯病勿遣
古師

儀為擬則謬矣
免郡守官
年老癯病勿遣
古師

也音陸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可

已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

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補注錢大昕曰謂分
東郡潁川之支縣以

益二國非廢
此二郡也
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曰太上皇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
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

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
注思上官本作思土是

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如富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

郡補注齊召南曰疆梁地當作陸梁地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一使
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是也宋本亦誤存說於此

與百粵雜處
李奇曰欲以介其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

治之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

治理之也補注先謙曰注長下治字官本作帥
是此誤考證云帥字謬師理字謬李今改正甚有文理補注周

文理猶條理也禮書貴中縣人曰故不耗減
師古曰耗損損人相

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

師古曰就也就其
日即就也就其
所居而立之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

終身
音師古曰復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

薛公有籌策上見公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竝作薛公言布上召見先謙曰官本亦作上召見

形執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

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

萬人

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

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

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

罪已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已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

孟康曰音僮保邑名屬沛國縣蘇林曰缶音垂晉灼曰斬縣

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垂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垂字此足明其

不作缶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垂史記作甄集解音直偽反地理志沛縣斬下云垂鄉高祖破黥布顏注垂音直惠反字作缶甄皆

非直偽直惠丈瑞三音並同

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畱置酒沛宮悉召故

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縱酒通鑑從漢書作佐

發沛中兒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

上擊筑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

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應說琴作瑟是也此字誤又引顏說作形似瑟而小細項

謂身小於瑟小字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不可刪頸項一也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師古曰和音胡臥反

上乃起舞忼慨傷

懷

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

泣數行下

師古曰泣目中淚也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

鄉

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

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

補注

先謙曰官本樂作家引宋祁曰家或作樂案史記作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已誅暴逆遂有天下

其已沛為朕湯沐邑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風俗通義曰

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後以為常爾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爾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師古曰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補注

補注先謙曰史記父老作父兄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

補注

先謙曰史記請下有畱高

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

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

上畱止張

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

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

師古曰極至也吾特

已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

擊布軍洮水南北

蘇林曰洮音兆補注齊召南曰案胡三省謂洮

零陵去淮南太遠與下文所云追斬布都陽者不合也全祖望曰

是蓋九江之洮水洮與洮相似而譌布敗於斬反走其國又敗於

洮方思投長沙未至而死於番陽也洮水見水經零陵洮水在長

沙國境南何容布得走之與漢兵鬪復任其出境重入淮南國中

之番陽也顧祖禹欲以震澤之洮湖當之則在吳王濞國內益謬

先謙曰余謂顧說近之此時吳王濞未封地屬荆王劉賈布東井

荆地則洮湖在其域中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

師古曰番音蒲何

及戰敗乃走番陽耳

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

韋昭曰代郡縣也補注

府鄱陽縣治

東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

師古曰日者

今死亡

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

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

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請立為吳王已

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

當如此耳如濞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一家汝

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曰大牢祠孔子

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

僖諡及福禮字例多為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趙悼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子皆絕亡

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

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宅事師古曰復音方陳豨

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

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基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

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補注先謙曰史記同官本作三月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

愛之如子聞與陳稀有謀吾已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

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已上爵各一級與綰

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

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詔曰南武侯織

亦粵之世也立已爲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

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

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爲南海

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補注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

說誤矣且始敘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亦傳寫妄加之全祖

望曰王隱晉書地道記以爲織封於交趾之羸陟交趾在桂林南

尉佗所屬役織安得王之要之無諸之族必其種落東接閩越西

接尉佗其所探南武之地蓋在南海境中大身交錯故以南海爲

國而王之文穎以爲虛封不知文帝時明有南海王反見淮南王

安傳傳云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

上淦後復反則非虛封也淮南王長傳亦曰南海王織以璧帛獻

皇帝是未滅時又曰南海民處廬江界中反則既遷後也蓋其地

在今汀潮嶺之間以其爲無諸之族知其近於汀以其所封爲南

海知其近於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

途知其近於贛文王二說皆失之

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

師古曰輯其有功者上致之王補注周壽昌曰致猶置也置致通用字次為列侯下

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

賦斂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

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

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

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荅項

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

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補注劉攽曰

子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

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

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為主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

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沈欽韓曰吳起傳公叔

為相尚魏公主李斯傳諸男皆尚秦公主劉云出秦舊是也晉語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韋昭注大夫之妻稱主案公即君稱帝女

食邑即是封君故稱公主先謙曰此承上文專就王國言之下迺

言列侯食邑者也重臣即謂有功為王者其親為列侯若吳鄧以

長沙柱國侯之類是也女子下公主上當有為字疑誤倒在下文

漢初王國之制皆如漢朝至景帝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

中五年始天子為置吏詳百官表

第室

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

秦者皆世世復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

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

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

補注周壽昌曰史集解引三輔故事云高祖被

大創十二矢石中通者四幸征英布中流矢崩

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

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補注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王念孫曰景祐本作上問醫曰可

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

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

於是上嫚罵之曰

補注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

句下正不須於吾呂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

是二字宜去之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補注先謙

此非天

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

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

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

可然少愷師古曰愷恩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曰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

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

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補注沈欽韓曰離

記祝稱卜葬虞夫曰乃乃本夫對妻之詞先謙曰乃者昵近之詞音轉為爾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

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莫得已身之疾愈自入謝以爲己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

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注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生

至漢十二年六十三通典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

屬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屬中望外內張綿絮

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禮記曰四方置

屬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屬中已葬收主

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垆中杭世駿曰高祖生年乙巳盧綰

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先謙曰官本注十二年作十三年盧綰

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

曰編戶者言列次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今

名籍也編音鞭

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已故不發喪人或

聞已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

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補注宋祁曰滎舊本

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產祿等遣穎

陰侯灌嬰將兵至滎陽仁傑案史記本傳嬰自擊英布歸以列侯

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為大將往擊之嬰行

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呂

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惠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

擅造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為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

勃為丞相乃以嬰為勃代而惠紀乃書嬰屯滎陽二事恐常剛王念孫曰

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屯滎陽字作榮者皆後人所改唯此

案作榮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滎陽字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

及高后紀景德本二條作榮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

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攷滎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

川榮雒譚賦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滎澤左傳問公二年

及狄人戰於滎澤宣十二年及滎澤杜預後序云即左傳所謂滎

澤也爾雅注圃田在滎陽釋文凡六滎字皆從火隱元年注微國

今滎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為此字起例王篇彙部滎字下

云亦滎陽縣漢韓勃後碑河南滎陽劉寬碑陰河南滎陽鄭烈碑

滎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

兵困高祖於滎陽字正從火至今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

曰龍關於焚陽者焚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焚澤焚陽古無
從水者尚書禹貢焚波既緒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
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
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
多故音切爾省然則衛包庸妄改焚作榮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
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焚字多作榮蓋天寶以前確知
焚陽焚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
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榮字下曰榮滿絕小水
也從水榮省聲耶剖記以絕小水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
貢沛洸爲榮相發明其穿鑿傳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榮故爾中
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規計
絕之小水也絕最窮見水經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
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焚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此作
比先謙曰此謂陳平等也
史記亦作此苟紀作此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已攻關中師古曰
四人語意皆顯閩本誤
嚮還嚮猶言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文穎曰躋猶翹
反嚮內嚮也
如今作樂躋行之躋晉灼曰許慎云躋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
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躋史記作翹官本注矯作僑案此文本史
記荀紀同通鑑刪之考異云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呂
又時陳平不在焚陽樊噲不在代此恐妄說今不取先謙案考異

之言與上吳說相發審食其入言之乃呂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

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補注

算外至高帝十二年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

二十八日也黃圖長陵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長陵山東西廣一百

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已下蘇林曰下音下

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在中已下鄭氏曰

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

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

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

蕭何次律令補注先謙曰刑法志何據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韓信申軍法補注先

文志兵權謀家韓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張蒼定章程如

次兵法凡百八十三家則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

式也補注先謙曰蒼傳云北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為丞

相率叔孫通制禮儀補注先謙曰通傳定宗廟儀法陸賈造新語

就之補注先謙曰漢諸義法皆述所論著

補注先謙曰賈傳凡著十二篇每奏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

藏絕補注先謙曰官本泰作太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

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絨封之保慎之義補注先謙曰師

通鑑胡注以鐵為契以丹書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於鐵券藏之

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章昭

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

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補注先謙曰通鑑引韋注采事作朱土

胡注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

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

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王再成也在濟陰

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當居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

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范氏其後也師古曰晉

之孫士會為晉大夫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曰上為陶唐氏

食采於范因號范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

師古曰范宣子即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氏師古

士會之孫士句也

韋國名在東郡在周爲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韋

爲杜伯杜伯之子昭叔奔晉士會即昭叔之
晉主夏盟爲范氏范

氏爲晉士師師古曰言晉爲霸主諸夏
魯文公世奔秦
師古曰文

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爲嗣七年以秦師納雍
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僞以

族畱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補注齊召南曰孔穎

達左傳疏云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

爲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

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

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曰

五經皆無證圖譏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稽謂前世

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召南案孔疏所見甚卓但加

此文於左傳實不始於賈逵且並不始於哀平之世據昭帝元鳳

三年符節令睦弘上書言漢家承堯之後則彼時左傳已有此文
至劉向頌高祖曰出自唐帝王莽稱漢爲堯後有傳國之運班彪
王命論曰帝堯之苗
裔皆在其後者也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六
魏劉氏隨軍爲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秦滅魏遷大
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瀆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

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

合顏解都于豐補注沈欽韓曰此謂劉之先徙也故周市說雍齒

曰豐故梁徙也補注先謙曰見上卷是呂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晉灼曰涉豐公蓋太上皇

父其遷曰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

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

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畱秦為劉氏故有秦巫世祠

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天地綴之呂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

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

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

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

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帝紀第一下

終

漢書一